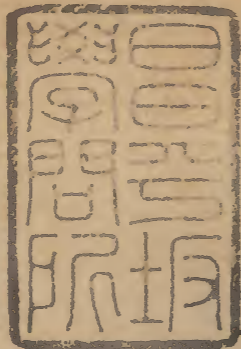


楚紀

二十八

九



孚諫

漢書門				
八	六	五	三	
二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八	漢	
二	五	書	
冊	三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53
冊數	29	(9)
函號	286	16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楚紀卷之二十八



皇明賜進士 經筵日講同修 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 廖道南謹撰

孚諫外紀後篇

日食陳九疇疏

嘉靖六年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臣道南奏為陳洪

範以懋

聖學以裨

聖政事 嘗莊誦

太祖高皇帝諭修撰張信編修戴燾曰官翰林者雖

以論思為職然既列侍從朝夕在朕左右凡政治

得失軍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李絳在翰林裨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臣三復斯訓有懷欲吐久矣適蒙皇上命脩大禮全書日乾夕惕不遑啓處是以情雖切而未果志欲達而無由積悔招尤積疑招謗咎歸於已夫復何言臣竊聞之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若使臣憂讒畏譏有所知而不言避譖遠害有所言而不盡豈君子為善之道人臣效忠之體哉臣亦不敢為無稽之言伏攷洪武二十年春二月

太祖皇帝御註洪範成有曰朕觀洪範一書帝王為治之要道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順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

宣宗皇帝親灑

宸翰製為序文以垂後世

列聖相承益熙問學益臻化理故百五十餘年天道順於上而陰陽明地道順於下而剛柔成人道順於中而仁義立是以協氣感動元化旁流泰和溢于海宇馨香達諸神明原其所自皆由君臣同游

身說夕... 卷二十一
上下同志建極明疇所致也仰惟

皇上憲章

高祖之家法紹述

宣宗之心學乃在

萬機之暇體玩洪範重加以序歸重乎敬之一言
而又頒賜文武大臣蓋欲切于交脩胥勵協德興
化以成正大光明之業意已勤矣夫何修省之
詔頻降而四方災異之報尚聞戒飭之令雖申而群
臣協和之風未著以言乎天不能不愛其道以言
乎地不能不愛其實以言乎人不能不愛其情而

乃今五月朔辰日食于畢一陰在下五陽在上是
為姤卦用事而食之已甚陽明靡勝陰沴弗除况
歷代史志所載昴畢之間謂之天街陰陽攸分陽
南主粵陰北主胡今南夷之猖獗其勢叛而不常
北虜之出沒其機伏而莫測臣察其端萌審其徵
兆有不容於不言者謹按洪範取其至重且大有
關於王道者章為之疏即古可以知今取其至要
且切有補於君德者事為之條即物可以觀理上
呈

重瞳之覽少禪萬分之一天下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宋史卷二十一

其一曰順五行以法天運臣按洪範一曰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五行者天地之真精而土者又萬物之母易曰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夫物以土始則貴其生育而不貴其震動物以土終則貴其安靜而不貴其傾圮土得其性則水火金木各相為用而不相為害矣臣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比歲以來地震于畿甸于郡國于邊鄙者不次是土失其性也昔孔子作春秋于文公九年九月癸酉書地震于襄公十有六年五月甲子書地震

于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書地震二十有六年八月乙未書地震于哀公三年四月甲午書地震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地震者止于五而乃今連歲數震是生育者弗能全生育之功以助乎陽安靜者弗能正安靜之體以節乎陰也臣伏攷洪武

四年秋八月

太祖皇帝諭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其行天下遇災

變即以實聞永樂元年閏十一月

成祖皇帝諭曰今北京山西寧夏皆言地震群臣咸以為土木兵戈之應朕用惕然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蘇息之豈肯適情重困民力土木之事存今不為若云兵戈但當勅邊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臣願

皇上光昭大訓恭默思道如高宗因雉雉而致學精圖治如宣王因旱魃而側身凡四方災異之災必反求諸內究其所以致災之由而不必事之於外凡群臣修省之跡必實錄於已盡其所以自

修之道而不可徒責之於人以生育為全功惟於克一之善以安靜為成德務底於萬全之地則土德自運而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各得其性而天地自位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二曰慎五事以隆君德臣按洪範二曰敬用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五事者人君之大德而思者又聖功之本故孟軻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夫思得其職為高明為廣大為精微而日純乎天理思失其職為沉晦為狹隘

為紛擾而日雜於人欲思而弗慎則貌言視聽將有與心相違而不相攝者矣臣觀劉向傳曰思之罔睿厥咎霽厥罰恒風比日以來雲霧交作大風揚霾是洪範之思可徵也孔子作易於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於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於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而其於咸之九二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又象之曰未光大也夫艮之思者思止其所也臨之思者思施其教也既濟之思者思防其變也是皆思之善者也乃若咸之思係于私感非思之善者也此思之所

以不可不慎也

臣伏攷洪武十年冬十月

太祖皇帝諭曰人心虛靈秉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譬魚之在井雖不免乎跳躅終不能度越範圍

永樂二年秋八月

成祖皇帝諭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臣願

皇上光昭大訓思

上天之所以全畀者何如必如舜之勅天惟幾而後

全思

祖宗之所以重託者何如必如湯之奉先思孝而後
重凡視朝聽政之餘時召大臣咨訪政事必思曰
政之在天下者果能如所咨訪者乎凡經筵日講
之餘特令講官敷陳理道必思曰道之在一身者
果能如所敷陳者乎宮殿燕閒不異于事天饗帝
之地起居暇豫無間于親賢蒞民之時以至健為
主不惑于遜志之言以大公為度不拒夫逆心之
說則思得其職而貌之作肅言之作又視之作哲
聽之作謀無往不入於聖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三曰修八政以行王道臣按洪範三曰農用八
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
師八政者經國之大要而食與師又今日之急務
也夏箴有之曰士庶人無兼年之蓄則何事俯蓄
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蓄則輿馬僕妾非其有
也國無兼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也今財賦掌之戶
部戶部取之十三省十三省取之于民取之于民
者甚苦而收之于官者已去三分之一收之于官
者甚少而用之于國者已去十分之五及國有不
支則又取倍于官官有不給則又取倍于民上下

交征而國亦已難矣國初洪武二年免租之地十有五三年免租之地十有八四年免租之地其省二其郡三九年免租之地其省二十有一年免租之地其州六其縣四十有二年免租在平十有三年免天下全租當時基業草創征戰甫息經營未備費出不貲而免租恩澤頻年屢下是以休養生息戶口日繁節省斟酌漕運不匱比年以來水旱相仍饑饉相繼淮徐之河漲溢湮塞室如懸磬湖湘之地亢旱蘊隆野無青草雖近蒙寬恤之詔而官吏貪殘酷暴者如故里胥之催科需索者如故諸

務之攻取征求者如故百種之聚歛倍克者如故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何怪乎田里多愁歎潢池多干戈常平之支不給而太倉之粟無餘也此今日食之可憂者也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蓄衆夫水不離地兵不離民古之帝王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類如此

國初定軍制在內設錦衣等十四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在外設留守司者一設都司者十有七後增為二十有一設衛者三百二十九後增為四百九十一設守禦所者六十五

後增屯田群牧為三百一十有一增設儀衛司者
二十有三為宣慰司者二宣撫司者六安撫司者
十有六長官司者七十番夷都司衛所者四百有
七上下有綱維之勢內外有主客之形彼此有臂
指之用華夷有手足之分當時經畫周密防範嚴
整戒令深至紀律精明而猶有醜虜陸梁如土木
之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比年以來法漸廢弛兵
甚疲困將非其才用非其道在內雖有十二團營
老弱者多精壯者少脫伍者多服役者少剝害者
多撫恤者少攤家占用者多轅門操練者少在外

雖有十三省各衛所然失機之罪太重罪者未必
刑賞功之格太私功者未必賞條約之禁太繁繁
者未必省朘削之科太濫濫者未必除以故軍弱
而威武不揚法弛而典章不備夷狄猖獗于邊關
而肺腑塗刃盜賊充斥于州縣而血肉填津此今
日兵之可憂者也 臣伏攷洪武元年十一月
太祖皇帝諭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
之常享其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
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
是而不講乎永樂二十二年夏五月

成祖皇帝諭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其功名撫之
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使赴深谿
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為人上者奈何不恤臣
頌

皇上光昭大訓知民為邦本以撫綏為良圖知兵乃
民衛以紀律為上策豫修六府如夏禹之底慎財
賦而祇台德先張皇六師如周王之赫業王旅而
克致敬戒自司徒而下以至于撫按藩臬必申其
令典勿謂度支為有計而忘向隅之泣自司馬而
下以至于綴衣處貲必嚴其禁約勿謂本兵為無

慮而忘覆隍之虞務使養足而國計不匱兵強而
疆圉自輯則

宗社可以久安長治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四曰協五紀以若人時臣按洪範四曰五紀曰
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曆數五紀者天地之恒運
而日為君象又衆陽之宗也日之精麗于天為火
為熒或日之象著于易為離為晉離以二陽包于
一陰之外故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晉以一陽主乎四陰之中故曰明出地上晉君子

以自昭明德而火與日同類日與火同先火在天
上則為大有故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火
在水上則為未濟故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山下
有火則為賁故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抻獄山上
有火則為旅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而
孔子於春秋書日食不一左氏書火災者亦不一
皆所以上謹天戒下徵人事以為世坊者如此是
故古之人君則日以修德則月以脩刑則木以修
仁則火以修禮則金以修義則水以修智則土以
修信修德有未純謫見於陽而日為之食於是乎大

采朝日以昭其德刑有未當謫見於陰而月為之食於是乎少采夕月以虔其刑仁有未育春以
次於是乎生殖象春以施其恩禮有未節火星乖
次於是乎長養象夏以嘉其會義有未正金星乖
次於是乎嚴肅象秋以果其行智有未周水星乖
次於是乎潛藏象冬以藏其用信有未孚土星乖
次於是乎法七政之常法四時之均以貞其令是
以日月五星各循其軌而天地萬物罔不各止其
所邇者熒惑留度內庫被災大火時行遼東告青
孤夫不威狼星炫耀亢旱不雨氓農大恐而又連

言夕系後 卷三十一
歲日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
不臧言陰長陽微不可不慎也 臣伏攷洪武元年

八月

太祖皇帝諭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
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
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
修省以消天譴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日食

成祖皇帝諭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
朕既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元旦
外孰甚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

消彌災變 臣願

皇上光昭大訓天監在下勿謂天高而難格民命在
上勿謂民卑而可柔知日以象德必思日食之咎
而修德於內知火以象言必思火燥之愆而求言
於外觀大易之爻而玩其古則大公而順應究春
秋之旨而旃其義則至正而明達如是而五紀自
序各得其位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五曰建皇極以端治本 臣按洪範五曰建用皇
極謂之皇極者帝王大中至正之道君能建皇極

于上則天地之大經於是乎立臣能明皇極于下則古今之通義於是乎行是故古之聖君賢臣先之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以立皇極之體後之以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以行皇極之用是豈徒託諸空言而不見諸實用已乎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言民之不可立黨也其曰人無有比德言臣之不可立黨也夫臣不立黨則百官和於朝民不立黨則萬民和於野如是天地之和可召而皇極備矣臣竊慨夫漢之黨起于延熹九年君厨顧及互相標榜卒至于忠良受戮而宗社丘墟唐之黨起

于太和五年德裕僧孺迭為水火卒至于權柄浸移而藩鎮叛逆宋之黨起于元祐二年程頤號為大儒蘇軾名為人傑兩家門徒自生嫌隙卒至于嫉棄君子保養奸回中原板蕩夷狄陸梁退而渡江退而航海可勝言哉此皆往事可為殷監者也比年以來士大夫不見其有和衷之美而祇見其有攻擊之禍庶民不聞其有和集之化而益聞其有戕殘之風訛言朋興譸張為幻翕翕訛訛喔咻嚅唳者目為忠厚瑣屑屑詭隨軟美者稱為謙謹懇懇欵欵忠實端亮者斥為傲惰烈烈轟轟正

直剛方者詈為猖狂聞人之善不惟不能稱揚而播導之又從而媚疾而忌刺之必使其人屈已之下而後已聞人之過不惟不能加察而詳辯之又從而媒孽而捃撫之必使其人喪其全名而後已聞人之談道不惟不能審問而慎思之又從而訾毀而指摘之曰此偽學也聞人之講學不惟不能輔正而贊助之又從而侵侮而傾陷之曰此謬談也是故士氣所以日萎而人心所以日瀉雖陽無分黨之名而陰有樹黨之實皇極之道弊也久矣臣伏攷洪武二十七年春三月

太祖皇帝諭曰夫毀譽之言不可辯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諛狎昵乎汙俗而得譽者夫毀之者未必真不賢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言可絕而人不至于幸進矣宣德元年夏六月

宣宗皇帝諭曰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斯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斯謂否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

如此豈可不慎臣願
皇上光昭大訓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擇忠
良爲耳目以防壅塞之害知其真爲君子所謂有
猷有爲有守者則待以不次之位知其真爲小人
所謂滯朋比德者則示以不測之威一道德以端
紀綱之本務使臣化于上君子有所恃而爲善正
紀綱以樹風俗之則務使民化于下小人有所畏
而不敢爲惡如是則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皇極
之福可臻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六曰又三德以肅邦紀臣按洪範六曰又用三
德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臣惟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易之
剛柔以理而言洪範之剛柔以氣而言合而言之
陰陽一剛柔剛柔一仁義仁義者即正直之德也
蔡沈以爲剛柔乃民性之偏而剛克柔克者乃人
君威福之權故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言權不可下移也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言
臣不可上僭也夫不移于下則天下之政出于一
不僭于上則天下之勢定于一要之敬用三德而

已矣乃若漢宣帝之嚴唐太宗之察可謂類于剛矣然剛非沉潛而克之剛不善用其剛者也故其失也流而為少恩漢元帝之和唐文宗之慈可謂類於柔矣然柔非高明而克之柔不善用其柔者也故其失也流而為少斷是故善用剛者莫如法乾之易善用柔者莫如法坤之簡法乾之易以施天下之賞法坤之簡以施天下之罰簡易行而天下之理得矣臣伏攷洪武十四年春正月

太祖皇帝諭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朕觀

漢高祖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而賞魏徵之直皆至公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永樂十二年冬十一月

成祖皇帝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恩掩過不以私

廢公臣頌

皇上光昭大訓崇德以象乾而靜專動直廣業以象坤而靜翁動闢明賞罰以收威福之柄公威福以施仁義之德於臣之有剛善柔善為果斷為嚴毅

乎謂外紀後
為慈和為忠順而不敢作威福者則旌以平康之
典於臣之有剛惡柔惡為強梁為猛厲為柔闇為
陰險而擅自作威福者則處以正大之法庶衆正
門闢群枉路塞而皇極之三德備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七日決稽疑以定國是臣按洪範七曰明用稽
疑曰雨曰霽曰蒙曰繹曰克曰貞曰悔兩霽蒙繹
克五者卜之兆貞悔二者卦之占也古之帝王經
世宰物而齊戒以神民其德窮神知化而參伍以
錯綜其數所以致謹于稽疑者蓋預國謨而前民

用也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皆百有二十
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列
卦皆六十有四而又有卜師以下之占人以占之
龜人以灼之董氏以燠之是故國有大慶必知其
禎祥之兆國有大眚必知其災異之由今此法之
廢久矣臣以為謀之于鬼神則其機隱而難測謀
之于卿士庶人則其理顯而易知而又謀之于乃
心神明中運與道合符俾幽而不戾于神明而不
拂于人則其道始大同矣故謀之心曰是未敢遽
以為是也若曰是而卿士曰非庶人曰非寧違其

是以從天下之非此之謂大同之非雖卜筮有不
能越其非者矣謀之心曰非未敢遽以為非也若
曰非而卿士曰是庶人曰是寧違其非以從天下
之是此之謂大同之是雖着龜有不能越其是者
矣故是非之公議在廟堂則天下受其福是非之
清議在草莽則天下受其弊此識治體者之所憂
也臣伏攷洪武十八年春三月

太祖皇帝諭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
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
終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施行永樂四年春正月

成祖皇帝諭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
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
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
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
行宮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閒暇則
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以天下之大庶務
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百度弛矣卿等宜體
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確
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臣願

皇上光昭大訓體震之剛如雷霆之無不警肅炳離

之明如日月之無私照臨凡事之疑者必稽之輿
論詳審而後行凡謀之協者必參之獨斷籌度而
後定務使卿士各盡其心而謨明弼諧無不可處
之事庶民各協其謀而朦誦瞽箴無不可言之人
不先事而豫逆其謀不後事而故違其諫則國是
一而大道為公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八曰驗庶徵以感休祥臣按洪範八曰庶徵曰
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雨暘燠寒風者造化
之跡而時與不時則係乎人君之感召何如爾其

常也肅為時雨又為時暘哲為時燠謀為時寒聖
為時風夫是之謂休徵其變也狂為恒雨僭為恒
暘豫為恒燠急為恒寒蒙為恒風夫是之謂咎徵
劉向五行傳又從而推廣之曰恒雨時則有服妖
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禍時則有青眚青祥恒暘
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白
眚白祥恒燠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孽時則有羊
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恒寒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
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黑眚黑祥恒風時則有脂
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黃眚黃祥向

之歷徵時政備載漢史不可一言而盡比年以來
民訛物孽層見疊出草妖木怪月異歲殊臣聞天
心仁愛以警乎君則災者可以轉而為祥君心敬
畏以奉乎天則咎者可以感而為休故宋公一言
熒戒退舍太戊修德祥桑自枯天人之際捷如影
響其機如此臣伏攷洪武七年冬十一月
大祖皇帝諭曰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則祥
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憂則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
懼或皆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成化六年春二
月

憲宗皇帝諭曰朕夙夜匪寧圖惟治理自冬徂春災
異游臻雨雪不降朕慮民生憂切于懷爾文武群
臣其各洗心滌慮務致實效毋事虛文臣頌
皇上光昭大訓欽若天道而感召協氣敬修人事而
鼓動權心正朝廷以正百官俾其咸熙明之績
正百官以正萬民俾其咸固雍穆之休務推實心
以臻實效則百穀用成而中和日應務祛虛美以
屏虛文則五休來備而妖孽自息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悉為我獲矣惟

聖明垂意焉

其九曰審福極以立世則臣按洪範九曰五福曰
六極五福者天之所與而六極者人之所招也故
聖人以天自處而君子以人事天臣嘗求之詩書
所載高宗之事而得其說矣其曰命于下國封建
厥福即洪範之所謂曰富曰福者也其曰壽考且
寧以保我後生即洪範之所謂曰壽曰康寧者也
高宗何以得此于天哉亦曰攸好德焉爾矣然其
好德之至其始也受學甘盤以開大道之懿其既
也委任傅說以成至化之功故曰若金玉用汝作
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其

任相之專有如此者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曰乃
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其求言之切有如此者曰
奉若天道曰惟天聰明其敬天之誠有如此者曰
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其愛
民之仁者如此者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
大惡德惟其能其用人之公有如此者曰不僭不濫
不敢急遽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行政之當有
如此者而猶不自以為至也曰慮善以動曰修德
罔覺其所以修德者又何如其勤也曰學于古訓
曰惟學遜志其所以講學者又何如其敏也然其

所以修德講學者又豈外於法祖哉故曰監于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高宗能守祖訓是以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以成中興之治以膺五福之隆者有自
矣臣伏攷洪武六年夏五月

太祖皇帝諭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
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
夜以思且悉周至細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
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
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
世不改其行三代因革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

一代定法不可移改故堯墜厥緒幾於亡夏桀
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永樂元
年秋七月

成祖皇帝諭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
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
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
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
成之言後世人君改易祖法至于國弊民叛而喪
其社稷者有之矣可不以為戒臣願

皇上光昭大訓以

太祖之舊章為必可守悉揭其條式而宣之於天下
以

成祖之彛憲為必可遵歷舉其綱紀而播之于萬民
修德格天可謂至矣而用人行政必當其可謂學
任相可謂純矣而求言愛民必盡其極庶有以同
符高宗而嘉靖之治永垂裕于億千萬年與天地
相悠久矣惟

聖明垂意焉

臣按洪範一書乃大禹之所傳箕子之所衍或王
之所受誠帝王傳心之要與人君治世之明也

其數有九而建百官萬民之極其理惟一而妙參
天兩地之機微則入於無形大則極于無外漢臣
劉向始取而徵之至于翼奉李尋未免流于陰陽
拘泥之說宋儒朱熹又從而廣之乃若蘇洵蔡沆
亦能得夫理氣會通之機道豈虛行時如有待我
聖祖象乾法坤獨契其傳于千古之上窮理盡性直
繼其統于三聖之前大道晦而復明斯文絕而復
續神功至德莫罄名言徵諸劉三吾所叙可知已

皇上睿資天縱

聖學日新表章六籍煥乎台斗之麗天叙正九疇沛

然江河之行地聖作明述其致一也臣幼不知學
長未聞道竊有志於古人之緒愧無能於上達之
才負性迂迂立言大激激則忤俗迂則招讒乃於
退省之餘偶覺進修之益秉管窺天素乏三長之
善銜石填海用陳一涔之愚具本奏

聞伏候

勅旨

嘉靖六年五月初五日奉

聖旨這所言朕已省覽禮部知道是月十日

御劄諭輔臣云翰林院官員日輪一員撰述經書史

鑑有關君德政治者日錄以聞以贊朕所未曉嗣

是命進講洪範及大學衍義

星變陳四事跡

嘉靖七年十二月望白氣亘天津起坤指乾臣道

南奏為應

詔陳言以禪修省事臣伏攷洪武九年九月內我

太祖高皇帝詔曰邇來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

刑於是靜居日省皆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

君尋思至此惶惶無措手足惟詔告臣民許言朕

過又

諭四輔官王本曰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不善而父
警之安敢不懼蓋警戒無違猶懼有非常之變若
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又

諭侍臣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
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
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
人致也臣惟我

聖祖憲天聰明體天剛健遏惡揚善以象天之大有
除舊布新以效天之太壯包含徧覆以法天之太
畜當時諸臣如宋濂學士也因撰觀心亭記遂與

論敬天之道劉三五贊善也因講洪範五行遂命
書于

御座之右許存仁博士也因講休徵咎徵遂及于七
政三辰之說曾秉正學正也因上日月五星之疏
遂褒嘉之是以人無不言言無不盡賢無不用用
無不顯上下交修動靜交養出入啓居罔有不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馨香達
諸神明泰和盈於宇宙變沴而為祥易災而為福
者皆原

聖祖一念敬畏夙夜不遑一德精誠始終無間與昊

乎諒外紀後 卷三十八

天為一道而有以感天之速如此仰惟

皇上體法

聖祖聖教日躋憂勤兢惕以允乎天心 聖學日新
篤實光輝以欽崇天道 聖政日勤惇裕明作以
順承天之休命可謂至矣邇妖星長庚氣如匹練
起于虛危室壁繞於奎婁畢觜巨乎參伐之下貫
乎狼弧之上 臣謹按國史圖志皆云歲星之精為
天棊為天槍為天猾為天衝為國皇為極登爰或
之精為昭旦為蚩尤旗為昭明為司危為天棧鎮
星之精為五殘為獄漢為大賁為昭星為紂流為

旬始為擊咎太白之精為天杵為天柎為伏靈為
司姦為天狗為天殘辰星之精為枉矢為拂樞為
繞緹為大奮祀其出也或候以日辰或占以方位
或測以色象 臣愚不敢究論而乃今長庚之變化
於太白與漢陽嘉相符又繼以元旦風霾竟日陰
晦

皇上克自抑畏勅諭文武群臣懇切至到直欲上下
交脩以回天意君臣同德以繩祖武
聖祖神孫其揆一也 臣又攷成化元年五月戊午熒
惑留南斗三年七月乙卯雷震異常四年九月丙

東 卷三十八

三

寅彗星見北斗七年十二月庚辰彗星見天田十
五年九月甲戌大風拔木十七年四月庚申塵霾
蔽空十八年閏十月甲午地震諸郡二十一年正
月星變有聲如雷大學士彭時等尚書姚夔等節
陳修省之疏

憲宗皇帝省己益切軫念元元惇植理本振肅治紀
故成化年間人皆務實而不務名士皆尚行而不
尚言海內熙洽號稱大治以啓

孝宗十八年太平之業蓋有由矣漢儒有言祥多者
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然而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謹告警示為開祥召泰之基而戒慎恐懼實修德
凝道之地矧逢

聖人在上萬世一時正臣子所當盡言之日也敢有
所避而不言謹條陳四事一曰責任大臣以修政
務二曰延訪儒臣以資治道三曰慎擇守令以恤
民隱四曰選用將帥以固邊防伏望

乾剛獨斷離照重明寬其斧鉞之誅采於芻蕘之陋
一曰責任大臣以修政務臣聞禮記曰大臣是民
之表也又曰大臣慮四方宋儒張載亦謂人君天
地之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蓋必君臣上下之情

如腹心元氣相為流通而後天下國家之事如四
時五行不容紊序故易泰之彖曰天地交而萬物
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
小往大來而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斯為
泰矣臣按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

太祖高皇帝諭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
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
揆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
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於事皆善必常如此卿等其
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為同母矯訐以為異允執厥

中以副朕所託又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
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禮掌于宗伯兵掌于司馬刑
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
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
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
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當振大綱以率百僚贊
朕為治臣惟我

聖祖所謂允執厥中以副朕所託者帝王傳心之要
法也所謂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者帝王立
極之治法也心法立而天下之情通則天下之政

出于一治法行而内外之勢定則天下之極會於
一臣願

皇上以

聖祖為法凡視朝聽政之暇如

孝宗朝召見大學士劉健等尚書劉大夏等故事

勅令內閣及部院大臣同寅協恭勿相疑忌而自分
彼此同心協誠各陳所見而互有發明或四方奏
報有關於災眚之應者必原其所以致咎之由或
諸司機務有涉于疑似之跡者必究其所以善處
之術而又因言以察其人之忠佞因事以改其職

之勤惰則責任斯專而政務益康矣

二曰延訪儒臣以資治道臣聞書曰啓乃心沃朕

心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宋儒胡安國亦謂明君
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蓋必左右前後有
凝丞之官而後靜存動養有溥博淵泉之益故易
頤之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充其所養而天
德純粹之功王道光明之業斯至矣臣按洪武十
八年辛酉

太祖高皇帝因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諭之曰人心

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
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
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
心不可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
矣又諭待制秦裕伯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
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
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
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豈能充
廣其學哉臣惟我

聖祖所謂常持此心至公無私者帝王尊德性之全
體也所謂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者帝王道問學之
全功也全體明則能致其廣大而崇德以配乾全
功盡則能極其精微而廣業以配坤臣頌

皇上以

聖祖為法凡

經筵

日講之餘如

仁宗朝命學士楊溥等侍講王璉等直弘文館故事
勅翰林院及詹事府等官輪班侍直日有定員而擇
之必精悉心條對事有疑難而稽之必當或
萬幾清暇有所咨訪必如陸贄李絳之在唐而無曠
厥職或四時應制有所啓發必如歐陽修蘇軾之

在宋而無失令名而又練習政事之體輔黻文章之用則延訪斯廣而治道益弘矣

三曰慎擇守令以恤民隱臣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宋儒程顥亦謂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使守令賢則民受其惠凡行之天下者皆實政守令不賢則民受其害凡行之天下者皆虛文故易臨之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夫守令為保民之職而教養為保民之本觀其所臨而天下之情見矣臣按洪武元年

正月辛丑

太祖高皇帝諭來朝府州縣官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已况人有才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又諭侍臣曰治民如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

乎言夕... 卷之十八
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
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賴終非
其性也臣惟我

聖祖所謂廉者能約已而利人是帝王治百官之至
訓也所謂治民者當順其情是帝王治萬民之至
要也官惟不廉則惟知聚利於已而無愛民愛國
之誠民若不順則適以鼓怨于衆而有離心離德
之患邇年以來天災流行水旱蟲蝗田無粒穎流
離瑣尾室如懸罄河南洛陽以北人饑相食骸骨
遍于原野南陽以南米價騰貴餓餒仆於道路可

哀者一也四川南隣貴州土夷蚕噬殘滅不下數
十百家西接越雋早魃蘊隆枯槁不減數千百里
可哀者二也陝西土瘠民貧邊餉空虛而番夷雜
處供億浩繁即有烽火何以支持可哀者三也湖
湘地廣人稀徭役增重而里胥魑虐包休為害加
之旱澇其何能堪可哀者四也雖屢頒寬恤小民
之

詔而守令等官絕無承流宣化之實不惟不撫綏其
疲癯又從而暴征橫斂以剝削之不惟不招徠其
逃亡又從而嚴刑峻罰以刻害之昔人有言一家

哭何如一路哭者孰切於此臣願

皇上以

聖祖為法今遇天下朝覲之期各布政使司按察司知府知州知縣等官咸集京師

勅令吏部嚴加選擇若有循良之吏能為保障不為繭絲如晉之尹鐸勞于撫字拙于催科如唐之陽城者旌之可也擢之可也服之大僚以勸天下亦可也若有貪酷之吏偽增戶口以取媚悅如漢之王成橫如羅織以招謗詈如唐之周興者黜之可也流之可也置之大辟以戒天下亦可也又如

憲宗朝特遣風力大臣工部侍郎沈義等巡視災傷地方申戒巡撫巡按等官務要遍歷州郡窮鄉僻邑必親詢訪大山窮谷不厭煩勞其於守令等官尤為切要毋謂其阿順軟美巧于逢迎者而利其順已毋謂其正直剛方敢于堅執者而病其異已毋謂其倚勢作威矯激立名者而稱其能幹毋謂其奉公體法悃悃朴畧者而斥其庸鈍毋謂其長於文移外貌粉飾者而贊其明敏毋謂其篤於守已中心仁厚者而擯其迂緩上以遵

國家之憲度以下肅監司之風紀如是則人心服而

紀綱正士風惇而習俗淳守令咸稱厥職而民隱自恤矣

四曰選用將帥以固邊防臣聞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宋儒真德秀亦謂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將得其人則長子有帥師之吉不得其人則弟子有輿尸之凶故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能以眾正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臣按洪武十七年正月

太祖高皇帝因侍講學士李紳等論武事諭之曰任

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能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然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機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爾又諭將臣湯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散聚無常若邊備

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
必然受害朕嘗勅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惰
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眾以往眾至邊上常存
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臣惟我
聖祖所謂識謀仁勇者帝王選將之大略也所謂邊
境安則中國無事者帝王籌邊之長策也能馭將
而後能任將故曰馭得其道則天下狙詐皆吾屬
能籌邊而後能固邊故曰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
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邇年
以來武備廢弛中原之近盜賊縱橫邊陲之遠夷

狄竊發甘肅內有亦不剌幹爾禿斯為腹心之蠹
外有速壇滿肅兒牙木蘭為肘腋之患包藏禍心
潰莫可制而又加之以河套之桀黠花馬池之衝
突可虞者一也遼東鐵山女直諸夷則猶金人之
裔混同江兀者諸夷則猶遼人之裔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而又繼之以海西之侵擾把兒孫之覘伺
可虞者二也唐之李克用以藩鎮之亂起于雲中
而一十六州風塵充斥其初皆原於主帥不振帳
下弄兵今之宣府大同法令阻格軍士往往弗靖
若驕兒悍婦縱恣于庭闈而莫之敢問可虞者三

也宋之趙元昊以跋扈之雄起于延夏而三邊諸
鎮羽檄旁午其初皆由于邊防不固而扼塞失守
今之延綏寧夏糧草缺乏軍士嗷嗷待哺若饑鷹
餒犬自投于籠阱而不能喙息可虞者四也雖屢
頒

勅勵武備之詔而將帥等官殊無折衝禦侮之才在
內京營類多紈綺肉食之流求其視卒如嬰兒可
使赴深溪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者幾何在外
衛所類多貪墨頑鄙之輩求其始如處女敵人開
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幾何昔人有言有制之

兵無能之將可不慮哉臣願

皇上以

聖祖為法

勅令兵部掄選將才轉行天下各都司衛所及府州
縣等處若有明習六韜三畧諳曉八門六壬動占
風角測識雲氣如唐之李靖者則用之為謀將有
善布圖陣圓機不滯精通籌筭活法多方迴翻如
飛鳥獐豸如猛獸如唐之薛仁貴者則用之為戰
將有見利不趨知彼知己見害不避知堅知瑕疑
立如喬山流動如活水如晉之謝玄者則用之為

攻將有慮勝而後動量敵而後會廉而不貪正而難犯如漢之周亞夫者則用之為守將又如

孝宗朝大學士丘濬所言邊防之畧歲遣通知邊事大臣一員東自遼東開元城西至甘肅瓜沙洲往來巡視訪察將官之賢否而儆其怠惰偵探虜營之近遠而防其入寇檢點兵馬之多少而亟為整理查究糧餉之豐耗而豫為區畫閱歷整堡之修廢而課其章程周知地里之險易而據其要害內以為經畧華夏之規外以為扞禦疆圉之圖如是則軍令申而紀律嚴明士氣作而精采震揚將帥

咸得其人而邊防永固矣奉

聖旨覽奏事關朕躬的知道了其餘該部看了來說兵部尚書李承勛左侍郎王廷相等覆題為前事照得中允廖道南奏稱武備廢弛將帥等官殊無折衝禦侮之才乞要通行天下掄選將才備用及歲遣大臣一員往來各邊巡視經畧一節夫弭災之道貴在思患預防備邊之策尤以選將為急今本官具奏前因深為有見合候

命下通行兩京五品以上堂上官科道官并各撫按官從公詢訪大小武職官員委果熟知韜畧素諳

戰陣者具由奏保以憑簡用其經畧大臣待有緊
急邊情另行議奏奉

聖旨是

應詔陳六事疏

嘉靖八年八月望臣道南奏為應

詔陳言復舊規圖新政以光

聖治事臣伏讀

聖諭有曰爾文武群臣協力同心匡朕不逮凡近日
所行事務有未當者都着條奏更正臣竊自慶幸
以為導之使言而不欲言是懷姦也言之不盡而

不敢言是懷祿也懷姦者不忠懷祿者無恥臣敢

為乎臣竊噫夫漢以善人為黨起于延熹九年甘

陵互為標榜而延蔓靡極唐以善人為黨起于長

慶三年牛李互相爭構而流禍無窮宋以善人為

黨起于元祐二年洛蜀朔爭為勝負未幾調停紹

述之說起而天下始多事矣史稱呂大防在宋顛

直無黨臣獨慕之然而鼓天下之化者在士風樹

天下之則者在臣節邇者士風瀾倒臣節萎靡權

門一開燕雀交集要路一登狐鼠群趨始屈已以

附人也引類呼朋或望塵以雅拜終恐人之議已

也陰為陽掩徒輒美以苟容忮情成俗諂諛成習
此正治道升降之機人心義利之辯君子小人進
退之防轉旋化機明章政體孰有大於此者臣嘗
莊誦我

太祖高皇帝諭翰林學士劉三吾曰人主聰明不可
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
所達矣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
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矣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
則視聽偏而聰明有所蔽矣臣願

皇上恪遵光復總攬乾綱以建天下之表極普施離

照以燭天下之幾微蓋求治無多端在去其太甚
者而已致治有大道在急所先務者而已欲急先
務莫切於復

祖宗之舊規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必
去太甚乃可以圖今日之新政書曰明作有功惇
大成裕此之謂也臣敢條奏其太甚之當去者與
夫急務之當先者列為六事一曰戒大臣以勤職
業二曰勵言官以廣聽納三曰掄館職以隆作養
四曰重學校以宣教化五曰督牧長以拯困窮六
曰察幽隱以布德澤少罄一得之愚上塵

重瞳之覽伏望芻蕘必采葑菲勿遺上以彰神聖納言之善下以宥狂瞽謬論之愆臣願足矣

一曰戒大臣以勤職業臣謹按

祖宗朝設六部以總六曹都察院以肅風紀通政使司以達上下大理寺以平刑獄又設太常光祿太僕以備任使各衙門有缺必衆舉而後用必專用而不疑必久任而不遷以故任官惟賢人各稱職邇年以來銓曹私縱選法壞濫當權者悉引其親故候缺者每曲為阿遜蒙薦者咸托為心腹受抑者亦甘為卑陋甚至有白晝搖尾于私門昏夜屈

膝于幽室者夫大臣是明之表也而所為若此與怪乎小臣之效尤也我

太祖皇帝諭吏部尚書詹同等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空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碌充位而已伏願

申勅吏部今後但有大臣員缺務擇聞望隆重學術純正忠亮無私才識可用者舉充其任若有阿私

手訂夕編卷之六
鄉黨而利其賄賂交通接引親識而矜其老耄頑
鈍不揣地望而取其軟熟易制不分人品而據其
資格沉滯者許言官即時糾正尤願
皇上召問大臣咨訪政務如

宣宗皇帝朝召問尚書馬文升劉大夏等舊規凡銓
選之多寡錢穀之盈縮禮樂之損益兵馬之充耗
刑名之重輕工役之繁簡悉攷其職之修頽而因
以察其人之賢否庶大臣各得其人而無賢愚同
滯之患矣

二曰勵言官以廣聽納臣謹按

祖宗朝設六科給事中以司封駁又設十三道御史
以司糾劾以竒耳目之用以任敷奏之責職甚要
也邇年以來全軀保家者或觀望而寡言沽直立
名者或矯抗而太過依阿兩端者或緘默以自容
孤方獨立者或狃狹而拘泥間亦有暗受其役使
而為之鷹犬以搏擊陰感其汲引而助其爪牙以
中傷者夫言路是國之血脉也而坊塞若此將謂
之何哉我

太祖皇帝諭侍御史文元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
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默

乎爾等以言為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
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
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
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
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故當霽色以待之惟恐其
不盡言也伏願

申勅科道等官今後凡於論事必先論其大體務要
直言無隱不許衍飾浮藻以恃己長凡于論人必
先論其大節務要察訪真跡不許摭撫細故以傷
善類毋附和以為同毋訐激以為異充願

皇上虛懷采納廣開言路如

成祖皇帝朝諭都給事中米原禎等

仁宗皇帝朝命給事中王榮等舊規或事有未當者
令其即時封駁或官有不法者許其對仗彈劾則
唐陸贄所謂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
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
之能從庶言官各盡其忠而無進退惟谷之恥矣
三曰掄館職以隆作養臣謹按

祖宗朝設翰林院學士講讀等官以備顧問修撰編
修檢討等官以備纂集又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

經局等官以備儲副輔佐之職然必敦求精擇以充其選素教預養以成其才洪武六年我

太祖皇帝選舉人張唯等於文華堂肄業以宋濂為之師教成授以館職十八年進士觀政于近侍衙門者乃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改稱庶吉士二十一年又選解縉黃金華等為吉士至永樂二年

成祖皇帝命選曾棨等并周忱二十九人讀中秘書諭之有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

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志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學之士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等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期待之意臣嘗誦之至於感泣而是科名巨碩輔多出其中

列聖相承永為令典伏願

申勅內閣及吏禮二部今後凡遇開科之年遵照舊

例公同考選每科必取每取不過十數人每次必留每留不過三五輩不許濫收庸品而示其恩私漏棄奇才而惑于讒謗尤願

皇上萬幾之暇時御便殿如

成祖皇帝朝命學士解縉等七人

仁宗皇帝朝命學士楊溥等五人舊規或如唐之輪

班侍直日有定員而因以稽其勤惰或如宋之上

殿輪對勢無掣肘而得以廣其見聞凡四方奏報

有繫於切要者務相練習以知民情凡四時應制

有關於言動者俾各紀注以存舊典庶館職不濫

而作養有功矣

四曰重學校以宣教化臣謹按

祖宗朝設國子監及天下學校以育人才設祭酒司

業及天下學官以端師範厥後續設提學御史及

提學副使僉事等官以憲臣有學行者為之邇年

以來學術浸變世教浸微為師儒者或叛經離道

創為異說以詆先賢為弟子者或鈎章棘句爭為

奇怪以希進取且天下學官除舉人外多取之歲

貢監生類皆老老頑鄙柔懦迂腐是以儲英譽髦

之地祇為藏垢納汙之所也我

太祖皇帝因禮部奏增廣國子生諭之有曰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辯色聾者不能辯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教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用雖由其質美實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用今民間子弟可充選者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為之模範求其成才難矣故務學不如務求師伏願

申勅禮部轉行國子監及天下提督學校等官嚴立規條惇植理本務先道德不許泛及術悉遵彙

典不許趨於異學甄別學官必旌其教有成以勵風俗選擇歲貢必取其學能就正者以備任用尤願

皇上隆禮師儒作興文教如

憲宗皇帝朝簡忠拔良擢用提學御史陳選等故事凡師儒中果有如宋訥剛毅正直以身立教者則壘書褒錫勸以優崇之典憲臣中果有如陳選古雅簡易以道自任者則大僚陞擢褒以卓異之階如或不然責有所歸罪不輕貸庶學校克新而教化有成美

五曰督牧長以拯困窮臣謹按

祖宗朝設布政使司以理民事按察司以糾奸弊又設巡撫都御史以撫安地方巡按御史以按治僚屬又有分守分巡等官皆以牧民而已邇年以來為撫按者類多立威峻絕以崇尚虛文為藩臬者類多希圖遷轉以苟延歲月或席未暇煖而朝更夕改或轍未及停而彼低此昂以致守令人無固志政無實績凡按臨之期奔走倉皇坐視民患而不救凡文移之至填委盈積縱容吏弊而弗理大山窮谷水旱蟲蝗多匿不以開疲氓下戶呻吟愁

苦多辭而未宣下結怨殺上千和氣未必不由於此我

宣宗皇帝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乃今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禁其捕逐者罪之臣惟今天下民困極矣伏願

申勅戶部轉行兩直隸及十三省布政使司等衙門

巡撫巡按分守分巡守令等官凡災傷地方務要
經歷周遍作何區處必如拯焚救溺而後可繁重
賦役務要寬省雜泛必欲休養安全而後可尤願
皇上俯垂清問溥施仁政如

成祖皇帝朝遣尚書夏原吉等往救水災

憲宗皇帝朝遣侍郎魯翬等往察吏弊故事分遣風
力大臣協同撫巡督責藩臬詢察守令有如寬一
分民受一分之賜者不惟旌之而擢之而又錫之
優典以勸之則人皆有所恃而樂於為善有如一
家哭何如一路哭者不惟黜之而流之而又置之

顯戮以戒之則人皆有所警而不敢為惡庶牧長
皆稱其職而困窮可甦矣

六曰察幽隱以布德澤臣謹按

祖宗朝凡考察百官必命吏部會同都察院周詢博
訪毋偏執已見秉公持正毋偏信人言在內公同
各堂上官又兼令科道等官據實劾奏在外公同
來朝布按二司官又兼采撫按等官開具考語誠
惜才除惡至意也邇年以來公報私讐與奸為市
蒙眊眊之怨者或擯其終身受曖昧之謗者至汙
其全節鼓蕪菲于目錦則誕妄而無稽象多哆于

南箕則怫鬱而莫白如漢之直不疑本無兄也而人誣其盜嫂第五倫本無婦翁也或謂其被搥宋朱熹大儒也沈既濟効其通于子婦歐陽脩亦大儒也錢明逸糾其利於女甥自古賢哲且然而况其他乎往者考察在內官員翰林院科道等官豈無可以堪用之才考察在外官員巡撫兵備等官又豈無濫及無辜之輩弊也甚矣我

太祖皇帝因安慶府知事周昌上言諭吏部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長棄短人君務焉苟因一事之失而

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之言誠是其令後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知其才德累優並聽舉用又召謫戍知縣陳允恭于雲南諭吏部曰爲國以任人爲本詐姦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姦者必懲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召允恭復其官伏願

申勅吏部凡經考察內外官員果有涉於私憤不協公論者悉行查究令科道等官公同論列以伸其

李誠列傳後
卷三十八
吳
虧枉充頤

皇上推天地大造之恩施雨露深仁之澤如

仁宗皇帝朝宥大理寺少卿戈謙等

英宗皇帝朝宥都給事中王竑等故事其間果有敢
言直戇情可矜疑如戈謙者察其愚朴而量為叙
用果有冒犯罪愆心可推原如王竑者憫其愴悔
而賜之生全庶幽隱無有不達而德澤弘敷矣

嘉靖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日食陳五事疏

嘉靖八年十月朔

臣道南謹奏為日食陳言以謹

天戒以脩時政事

臣伏攷永樂十一年正月元旦日

食我

成祖皇帝諭群臣有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

謹天戒朕既乖于治理上累三光而眾陽之宗薄

食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調

燮陰陽消彌災變宣德五年八月朔日食陰雨不

見我

宣宗皇帝勅群臣有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

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而

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甚可比於是與朕當圖修省以仰答天意尚賴爾群臣匡其不逮臣惟我成祖因日食元旦省躬惟切

宣宗因日食不見望治益深是即堯之欽若舜之時幾禹之惠迪湯武之憂勤惕厲我

太祖高皇帝之克謹天戒其心一而已矣仰惟皇上光紹丕圖恪遵 成憲敬 天法

祖承 乾履震昧爽丕顯夕惕匪懈夫何比年以來天災頻降星緯變曜坤輿屢震山川虧塞人饑相

食物皆時作適十月朔日食于氏之分野厥月乙亥厥日癸亥厥時惟午孔子作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穀梁傳曰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沈括亦曰凡日食當月道自外而交入於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於外則蝕起于西北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食其外食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觀周詩小雅有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夫十月六陰已極一陽未生在易為坤卦用事嫌於無陽謂之陽月且

陽生於子為復陰生於午為姤當十月而食則陽未生而浸微之徵也當午而食則陰初生而浸盛之徵也歷代史志又謂亥為乾方氏為天根當亥而食當氏而食則陰盛陽微之徵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君父為陽臣僕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華夏為陽夷狄為陰良善為陽姦宄為陰推其類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

皇上虛懷體道勵精圖治有急于求賢之實心而未知何者為真才以替精明之治有急于安民之實心而未知何者為切務以成惇大之功以在內言

之有官守者以晏安為良圖無明明在公之度有言責者以攻擊為上策無惻惻持正之風以在外言之為撫按者類多峻勢立威無視國如家之念為守令者類多保名固位無愛民如子之誠甚至是非莫分賢否罔辯讒諂日起訛言孔多竒衰朋興譸張為幻至於四方災傷百姓流離則忍心坐視而不之救盜賊干紀夷狄釀禍則又漫不可否而無所於理徒致

聖躬勤勞宵衣旰食

天心仁愛歲異月殊為臣子者敢諱而弗言乎臣愚

不斂於嘉靖六年五月朔日食陳九疇矣八年正月長庚星變陳四事矣八月內又陳六事矣臣今復有所陳者固不敢誇多以要譽也亦不敢畏讒以保身也易震下坤上為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程頤傳曰十月盛陰既極冬至一陽復生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人君觀復之象當安民以養其陽也乾下坤上為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程頤傳曰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為法制輔助化育之功而成其

豐利之美也伏願

皇上順貞養正以保天和建中出靜以順天道履信達順以永承天之休命

勅令文武群臣同加修省各陳所見講求弭災救患之方敷陳扶陽抑陰之道以務實為要而勿飾乎虛文以協恭為美而勿仍乎故習以亮采為德而勿墮于因循以正直為節而勿流于矯偽凡屬乎陽明之類者必闡而彰之以充其廣大則轉姤為復之幾在是矣凡屬乎陰幽之類者必決而暢之以究其精微則傾否為泰之端在是矣謹列五事

一曰崇敬畏二曰申戒諭三曰防姦宄四曰馭夷
狄五曰宣幽滯俯罄芻蕘之愚上陳
神聖之覽臣無任隕越之至

一曰崇敬畏謹按我

聖祖諭侍臣有曰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人君日
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
即位有年當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
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
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以
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

故爾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無事多生逸樂
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
廣惟勤爾群臣當以此為勉朕無憂矣又今天下
勿奏祥瑞災異即時奏聞臣惟

國初以王本安然等為四輔官以劉基為太史令以
元統為漏刻博士故凡日月行度五星躔次以至
諸沴悉書以為上下交修之戒邇年以來災青疊
見為臺史者或失於測候而荒於象數之未窮為
有司者或匿不以聞而委於文移之未達堯命羲
和定四時舜察璿璣齊七政周官保章馮相之職

蕃氏篡人之占固為政者之先務也臣於嘉靖六年五月已經奏陳洪範庶徵稽疑以備參考尤願皇上懋崇敬畏如

聖祖存心錄所載故事

勅令禮部轉行欽天監等衙門勤于測候謹其職掌而於凡四方奏報災異歲書以季季書以月月書以日每一季之終即書何處有何災異其災係其徵應以事類附分註條目以季類奏不俟年終仍行各衙門大小官員同加修省則洪範所謂王者惟歲鄉士惟月師尹惟日不為虛語矣

二曰申戒諭謹按我

聖祖諭秦府官屬文原吉等有曰汝等宜盡心所事取監于古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采摭古人仕為王臣孰能以正輔導孰為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之於當道則能盡其職臣惟

國初選設各處藩府官僚悉簡其德望隆重學術端方者為之適年以來長史等官類多老耄庸鈍惟耽逸是圖無輔導之方教讀等官類多瑣屑貪懦惟干祿為念無啓迪之學昔漢以賈誼為長沙王

傳董仲舒為江都王傅宋家玉牒科名類多夾輔
京室此亦為國者之不可緩也臣觀近日各省奏
報間亦有廩祿空乏而仰給有司禮法愆違而越
度關津者其漸固不可長也充頤

皇上申明訓戒如

聖祖所著 祖訓諸書勅令該部轉行天下各長史
司及教讀等官務要時常講明凡有舉動悉遵禮
法各修職業凡有疎失當正刑罰各處撫按等官
於長史教讀中果有賢能昭著者一體旌異以待
有功果有冗濫不職者一體叅劾以警有過則詩

之所謂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者可以
美矣

三曰防姦宄謹按我

聖祖諭行中書省臣有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
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
間豈無武勇之才宜精加簡閱編輯為伍立民兵
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
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
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臣惟

國初設置府州縣及天下各衛所巡司等衙門衛所
有軍伍之屯巡司有弓兵之設固有定額而府州
縣則各有鄉兵今之所謂民壯是也古者民以養
兵兵以衛民今兵坐食而能衛民一旦有事又不
能不資民以衛兵且如此直隸八郡之地違官違
舍相叅雜處已已之變亦或應之迅日陝西內地
回夷流劫平民勢甚猖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
河南之饑饉荆襄之疫厲川蜀之荒旱山東之礦
徒江洋之鹽徒又頻仍竊發舉天下無不受病之
處漢臣所謂不見其形顧察其影正可憂之大者

臣前於正月內已經奏陳慎擇守令以惜民隱八
月內又奏督牧長以拯窮困矣尤願

皇上軫念窮民如

祖宗朝申明法令戒諭撫按等官故事於凡各府各
州各縣舊有民壯若干農時方作則遣之盡力畝
畝不許一切多擾以損田功農事空隙則均為編
充民壯不許一槩混役以傷民力如近日官府迎
送之類里胥科尅之害悉加禁止時令休息而於
此直隸八府等處采取弘治間儒臣丘濬所言用
唐人之意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不拘夫常制

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為隊伍合百家為一隊隊有長合五十人為一甲甲有首差徭雜泛悉為蠲減以蘇疲困盜賊生發各相救援以保鄉族如是則內治修而姦宄可無虞矣

四曰馭夷狄謹按

聖祖勅宋國公馮勝等曰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高馬肥防其入寇乃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為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衆捕獵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耘田畝可乎故必伏兵甲以自防立斥堠以知警則有備無

患矣臣惟

國初經畧邊防以胡虜為急東設大寧都司于朵顏三衛之地以控遼東諸夷而宣大互相聯屬北設東勝衛于河套之北以控河北諸夷而延綏實相臂指西設沙州衛于燉煌之西以控西番諸夷而甘肅最為要領以後移大寧于內地而遼東始有開元城之警移東勝于內地而山西始有偏頭關之厄移沙州于內地而甘肅始有土魯番之侮邇年以來邊地荒歉十室九空居民嗷嗷待哺邊儲匱乏斗米千錢軍士恐恐度日又加之速壇滿速

兒之包藏禍心亦卜刺幹爾禿廝之潛滋種類烏
合豕突勞師費財撫臣多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多
假按伏以為姦而又權分於將多勢分於地隔漢
文帝所謂棘門霸上真兒戲爾求如周亞夫者幾
人哉臣前於正月內已經奏陳選用將帥以固邊
防矣尤願

皇上遠慮邊圉如

祖宗朝歲遣大臣巡歷關塞故事令兵部尚書管理
部事籌中轄外左右侍郎或一員提督圍營以操
練內郡之兵或一員巡歷各邊以閱視隘塞之守

彼旋此代而勞逸相均吏巡西省而險夷盡識如
是則夷狄可預防矣

五曰宣幽滯謹按洪武六年二月我

聖祖諭法司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罰加于小
人蓋君子有過或出於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姦
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治之不爾必遺
民患君子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改為彼
小人者不識廉耻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爾
朕於廉耻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貧暴之徒
小罪亦不赦也臣惟

國初定

大明令以繩頑梗使人有所懲而知改

大明律以昭法度使人有所畏而不敢犯仁義並行

恩威兼用如陳允恭知縣也謫戍雲南以其有治

民之政而宥之吳伯宗部官也斥遣鳳陽以其有

敢言之風而用之蓋憫其悔悟之久所以待廉耻

之士也劉觀法官也因其黷貨無厭必置之法而

不宥臧清武臣也因其讒謗良善必抵之罪而無

赦蓋惡其蠱害之甚所以處貪暴之流也臣於八

月內已經奏陳察幽隱以布德澤矣允頌

皇上博施濟衆如

祖宗朝欽恤刑罰漸條過愆故事

勅令法司轉行天下審錄官員務要推欽恤之仁於

鞠獄之際廣好生之德於用刑之時凡臣之有作

福作威自干憲典者罪在不釋其間果有愚戇狂

直心可推原者施以汪濊之恩故曰仁可過也義

不可過也凡民之有相戕相殘自取覆敗者刑故

無小其間果有顛蒙蚩蠢情可矜疑者處之生全

之地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如是則和氣可

召戾氣可消幽滯罔有不宣而災變息矣

十月初五日奉

聖旨談衙門知道

彗見陳二事疏

嘉靖十年八月望臣道南奏為陳末議以裨脩省事臣於嘉靖八年七月中旬竊聞臺史奏彗星出參宿弧矢歷井鬼越天市犯列肆今年六月初旬彗星復見井宿越張翼入太微犯左右執法臣微諸古彗妖星也五行變曜四餘戾氣或候以日辰或候以色象或測其方位或測其度數其行速者其災淺其行遲者其災深矧參為兵象晉分野也

井為水躔秦分野也天市為都邑之肆太微為右攻之庭彗星所歷災必有由仰蒙我

皇上申命臣僚咸加脩省然而虛文雖飾實政未圖戒諭每勤績効罔著臣職任論思事專獻納謹陳二事上啓

重謹

一曰復史職臣謹按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即設起居注以宋濂詹同魏觀吳琳等充其任洪武以後復以熊鼎范常蔣學陳敬等為之嗣是

仁宗皇帝開弘文館命學士楊溥等五人輪班侍直
 隨事記注宣德以後相權日重史職日輕而起居
 注浸廢矣蓋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古之制也在唐
 宋時紀注至重書言以為寶訓書事以為日錄頒
 之天下傳之後世有不可一日缺焉者我
 皇上法古帝王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
 誠宣布之方策鐫之琬琰以繼往聖以開來學雖
 嘗命官編葺

御札然職非專設事未責成臣顧光復

聖祖舊制遴選翰林官中學行純正才識優卓者俾

其職兼起居日記言動凡

宸章揮灑

御札密勿以至邦有大務民有大情皆令書之以徵
 時政則史職不為虛設矣

二曰儲史官臣謹按我

太祖高皇帝開文華堂首選張唯玉輝李端王璉等
 入讀中秘書命學士宋濂教之十八年選諸進士
 陳淇楊靖郭資徐旭等二十一年復選解縉黃金
 華等多為名臣有補治體

太祖皇帝諭曾棨等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汝等

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于進士中至此
當立志遠大不可安于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
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汝等
勉之是科得人最為蕃盛成化以後執政徇私而
得人亦寡矣邇歲以來廢此不講遂致翰林空虛
惟以匪人備員失職尤甚臣願光復

聖祖舊制申令九卿科道官各舉所知凡負英俊之
才蘊閎博之學敦孝友之行具淵懿之資者如古
之召試館職之類務要精加考覈不許徇私濫舉
如此則史官不至缺人矣是月十八日欽奉

聖旨覽奏具見忠意該衙門看了來說

申論郊廟疏

嘉靖九年三月十七日臣道南奏為申明

祀典事臣於二月內伏蒙

勅諭翰林春坊等官都着自疏臣已於本月之望即
具奏疏仰蒙

皇上御批有云這所奏及各官奏疏禮部一併會議
了來說聞

命之餘感愧交集已經會議復蒙

申諭禮部更定典禮規制宏遠臣有以仰窺

大聖人之所作為真有出於尋常萬萬者矣臣極駑
鈍猶有欲言而未罄者竊考

大明集禮一書我

聖祖經天緯地之典也首載圜丘方丘之制及朝日
夕月之儀禮器樂律之條纖悉具備與

國初祭祀禮儀存心錄三書互相發明無復餘蘊其
載圜丘於鍾山之陽之丙地者蓋丙為離火之位
也天道純陽莫盛乎南離至尊而無對者也方丘
於中山之陰之壬地者蓋壬為坎水之位也地道
純陰莫專於北坎無成而代有終者也故禮祀月

令孟夏迎氣於南郊亦曰盛德在火也孟冬迎氣
於北郊亦曰盛德在水也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
以供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皆所以效天
地尊卑之象則陰陽健順之理也今議者乃曰古
無北郊之文不已固乎蓋先農祠者藉田之域也
君躬耕以先天下之男教也男教屬乎陽也近于
南郊亦以就陽也先蠶祠者桑野之隅也后躬桑
以先天下之婦順也婦順屬乎陰也近于北郊亦
以就陰也此理之正也今議者又曰改山川壇為
地壇是陽闢天地合際之說而陰襲夫婦並列之

意也又不已謬乎古者掃地而祭尊天也壇而屋
之親帝也天範圍於外而帝主宰其中也周人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曰
天所以尊之也尊天所以尊稷也明堂曰帝所以
親之也親帝亦以親文王也今

聖諭尊

聖祖以配天地于南北郊即周人尊后稷禮也親
太宗以宗祀于大祀殿即周人親文王禮也臣愚前
奏以為大祀殿本

聖祖所創宜倣周人祈穀之祭祀

二聖以配享於此然必先後有序顯微無間師古昔
之制而不泥其迹盡仁孝之道而各得其宜而後
大中至正之矩庶乎其不易矣

聖諭又云朝日夕月俱以春秋仲月行禮臣愚前奏
天地萬物之禋故於二至日月萬象之宗故于二
分禮也夫復何辭至於諸神從祀本乎天者親上
本乎地者親下宜如

聖祖國初之制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風雲雷雨諸
神從祀園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山陵川澤諸
神從祀方丘各從其類而有所統咸奠其位而無

所禘禮也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周禮天
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夫天地人三
位既不可以混而無別天地人之祭尤不可以雜
而無紀也今之郊祀列歷代帝王一壇於五嶽四
瀆之間是躋人鬼於天神地示非所以別嫌明微
以通幽明之故也禮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以帝王而視之嶽瀆亦不倫矣况

南畿歷代帝王廟每歲致祭宜歸本廟禮也夫郊廟
一體天人一道未有郊祀宜急而廟祀獨緩者今
太廟中功臣配享洪武中則有徐達等十有二人永

樂以來則有張玉等四人洪熙間始附以姚廣孝
夫徐達等皆元勳親臣也乃若廣孝本釋門者流
今之大興隆寺有廣孝影堂像祠髻髮披緇未離
厥類固不得上比于

聖祖開國功臣之例况南畿功臣廟每歲致祭祭之
於此亦禮也

列聖監臨在廟陟降在庭設其裳衣雖同堂而異室
達諸精意實異世而同情一氣流通來格來饗一
誠昭著致愛致慈中庸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孝之至也豈宜使異姓者參乎其間而異端亦

得以享其血食乎夫郊之從祀諸神既欲釐正而
廟之配享功臣殊無降殺致祭之時以君父臨之
恐其神亦有弗安者此臣前日所以冒昧萬死而
弗容已於言也恭惟

皇上法

祖敬 天為萬世太平之主制禮作樂應百年中興
之期而一時諸儒臣疑於見聞膠於心志固有如
漢之議分祀者五十人合祀者八人宋之議分祀
者四十人合祀者五人衆言淆亂折諸聖斯善矣
且天下民財告匱恐未可以復取之於民今湖廣

之太和山山東之泰山歲有香錢以供儲用取之
神明以奉乎神明似亦為可若有不給則發內帑
以給之與其取之於民也寧取之於國易所謂損
上益下民說無疆其道固如此也伏望

皇上允復

聖祖之初制允乎海內之懽心則人心和而天意自
豫禮制定而德政益光矣臣莊誦

聖諭至再至三激切於中不容自己因思我
聖祖考定典禮悉付侍從儒臣如陶安定大祀禮廢
合定禘祭禮未升定祭祀齋戒禮崔亮定五祀禮

劉基定朝會禮魏觀定祀祭禮陶凱定軍禮皆當
世名臣也臣之學識踈庸遠出其下而尸位素餐
亦竊耻之况屢承

明詔而敢緘默以苟容是之謂欺若失其本心而徒
雷同以附衆是之謂昧小雅之詩曰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大雅之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臣
今日所以冒昧萬死而又弗容已於言也疏上
上批曰禮部看議了來說

禮部尚書李時左侍郎嚴嵩右侍郎湛若水議云
郊禮從祀天神地祇各以類從而帝王人鬼雜於其

間誠爲弗當中允臣道南所論可謂明於鬼神而
達祭祀之禮但帝王一壇開載於

皇明祖訓春祭於大祀壇內秋祭於本廟近奉

明旨孟春祈穀二十四壇俱不從祀又該本官建議

仍歸本廟合令太常寺加添春祭一壇庶不失我

祖宗敬禮前代帝王之意至於功臣配享其來甚舊

姚廣孝雖係緇流洪熙時得以從祀配享有年恐

難別議其要動支太和山并泰山香錢以為建立

郊壇之費及發內帑以助不給具是本官通融財用

之術合無移咨戶部議處停當覆奏施行伏乞

聖明裁處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是

戶部尚書梁材右侍郎張雲等復題准禮部咨稱
右中允廖道南奏內動取太和山泰山香錢以為
建立

郊壇之資及發內帑以助不給一節為照

郊壇重事用財為先本官所奏具見不用派徵小民
之意但今內帑所積供用浩繁其太和山泰山香
錢相應查處合候

命下移咨工部轉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備行布政司

即查二處香錢照數取用等因五月貳拾日奉

聖旨這工程費用已別有議處了太和山并泰山香
錢依議行查

禮部尚書李時左侍郎嚴嵩右侍郎湛若水覆題
云嘉靖九年八月十三日於

內閣抄奉

聖諭云朕思道南嘗奏姚廣孝弗宜配享
太廟夫廣孝在我

皇祖文皇帝時建功立事非不可配享且
累朝故典豈不知不可更改但彼係釋氏之徒名之

廣孝亦甚玷焉使同諸功臣並配食於

德祖

太祖之側深恐有弗可且有弗忍言者禮官避難弗肯盡誠雖曰遵畏

成典其實非敬崇

祖宗之道卿等其加思之云欽此臣等查得先該申

允廖道南奏稱

太廟功臣配享洪熙以來附以姚廣孝今大興隆寺有廣孝影堂像祠削髮披緇不可上比

聖祖開國功臣之列乞要釐正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了來說臣等已經看議今又奉

御劄釐正臣等會同大學士及九卿堂上官議得禮莫嚴干

宗廟祀莫重于配享為人臣者非有懋德元勳不得濫與切見姚廣孝雖嘗預謀帷幄厥後加以穹秩錫以顯爵亦足以償其勞矣又得廁列功臣與享太廟削髮披緇祭沽俎豆揆之義理實非所宜列祖在天之靈亦必有弗安者臣等祇奉

聖諭仰見

皇上釐正祀典尊崇

東下已後

卷三十八

三

祖宗之意至精至當誠非臣下膚淺之見所能企其
萬一所以廣乎配位相應撤去侈祀于大興隆寺
舊影堂像祠內每年春秋遣太常寺官致祭以別
配享之宜以敦崇正之典庶
宗廟血食之禮秩然有嚴

朝廷報功之意備而無遺矣嘉靖九年八月二十五

日奉

聖旨是依擬昭告于

皇祖太宗前行

郊祀論樂疏

嘉靖九年六月十五日臣道南奏為稽古樂以禪

盛典事臣伏攷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

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

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

並行而後治化醇一臣嘗莊誦竊嘆以為我

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

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登諸史策禮樂百年

而後興亶其然矣恭惟

皇上光昭

聖祖之丕圖肇舉明王之盛典禮崇三典樂備四郊
適者

宸翰飛灑親撰圜丘方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撓道妙
被之管絃協乎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鬼神矣
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備於周書曰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家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
鬼神祗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曆所以經天
時也律所以候地氣也天地相為經緯律曆相為
表裏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

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
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為角地二
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
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相為宮於是播之以八
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順
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穀而後
有和聲穀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
和自應矣臣請以古樂之可行於今與夫今樂之
有戾於古者言之古者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
從坤故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

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抑揚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於陰陽配合之理律呂子母之義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舒疾咸中其度今之樂

舞則隸習于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祗繪之於服皇帟旒章弗辨之於佾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饗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同禮王宮懸凡饗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

大祀慶成設宴于

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紛擾恐非所以祇承

上天之餘惠也古者藉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

王出入則奏肆夏司空除壇農正陳藉鬱人薦鬯
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
躬耕藉田設樂于

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群伶紛擾衆劇喧唳恐非所
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在令甲相
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
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
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已復其
初

郊廟

朝廷之樂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
謂明

聖人在上作必自今始矣或以為元聲難知也古樂
難復也臣歷考載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
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
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書班固宗之是故有三
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書朱熹稱之以為成一家
之言若陳暢之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樂而無遺
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

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氣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我

聖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則八音諧矣斯訓也即舜命夔意也萬古不易之定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古樂書條為之說一曰稽五聲以審八音二曰稽八音以審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審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議

互有得失元儒許衡固自有定論矣臣不敢備述謹繹其義開具進呈

一曰稽五聲以審八音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孟子亦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也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為五星之精在地為五行之氣在人為五臟之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於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於肝而張口湧吻謂之角出於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於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宮土行也君象也其性信其味甘其色黃其事思其位戊巳其數八十有一

其聲重以舒猶夫牛之鳴窳也而主合也商金行也臣象也其性義其味辛其色白其事言其位庚辛其數七十有二其聲明以敏猶夫羊之離群也而主張也角木行也民象也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貌其位甲乙其數六十有四其聲防以約猶夫維之登木也而主湧也徵火行也事象也其性禮其味苦其色赤其事視其位丙丁其數五十有四其聲泛以疾猶夫豕之負駭也而主分也羽水行也物象也其性智其味鹹其色黑其事聽其位壬癸其數四十有八其聲散以虛猶夫馬之鳴

野也而主吐也宮數八十有一下生為徵徵數五十有四上生為商商數七十有二下生為羽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為角角數六十有四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史記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臣按洪武十七年六月甲午我

聖祖諭禮部臣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乎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臣惟十二律生於八音八音生於五聲漢制氏惟傳其鏗鏘歌舞而不得其義自李延年以新聲進而樂始雜矣宋之胡瑗李照范鎮阮逸議論雖多而無適於用均之亦未為得也
伏願

皇上昭宣

祖訓勅下所司延訪通樂之儒遴選典樂之官務重其任而不泛視以為常務又其任而不更易以為數凡協律即必擇其行誼端謹音律閑熟者不許虛應故事而卑污冗濫得以列其間凡樂舞生必擇其年貌精壯禮儀通敏者不許濫收庸品而瑣屑齷齪得以容其跡庶乎教之豫而有本習之久而後化而古樂可復矣
二曰稽八音以審十二律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惟乾也為天下

東正後

卷三十一

七

之至陽而石音繫焉惟坤也為天下之至陰而土
音繫焉竹音震革音坎匏音艮音雖不同而同於
陽皆本乎乾者也木音巽絲音離金音兌音雖不
同而同於陰皆本乎坤者也是故石乾音也其風
不周其聲溫栗其音辨立冬之氣也其為樂也為
玉磬為磬磬為編磬為離磬為笙磬為頌磬為球
為鞀革坎音也其風廣莫其聲隆大其音謹冬至
之氣也其為樂也為鼓為拊為鞀為鞀為應為鼓
為棘為提為鼗為靈為建鼓為足鼓為楹鼓為懸
鼓匏艮音也其風融其聲崇聚其音愀立春之氣

也其為樂也為鳳笙為篳篥為大竽為小竽為和
竹震音也其風明庶其聲越其音溫春分之氣也
其為樂也為簫為箏為管為篴為箛為箛為篴為
篴為篴木巽音也其風清明其聲茂遂其音直立
夏之氣也其為樂也為柷為敔為止為甄為控榻
為春牘絲離音也其風景其聲纖微其音哀夏至
之氣也其為樂也為琴為瑟為離琴為中琴為小
琴為灑瑟為中瑟為小瑟土坤音也其風涼其聲
含宏其音濁立秋之氣也其為樂也為土鼓為瓦
鼓為埴為缶為雅埴金兌音也其風閭闔其聲春

容其音鏗秋分之氣也其為樂也為鐘為鐃為編
鐘為鐃鐘為剝為棧為鐃為鐃為鐃樂記曰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
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
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
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濇濇以
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言聚
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
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是故觀其所感而天下之
情見矣臣按

國初吳元年七月乙亥我

聖祖親擊石磬命學士朱升等辨之升莫能別

上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

居註熊鼎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古惟后夔能和

磬聲故書曰予於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復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

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顧不難耶鼎對曰樂

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

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臣惟古樂惟

虞韶為善知樂者惟后夔為善若孔子在齊聞韶

季札在魯觀韶猶能興起于百世之下而况當時
之群后乎乃有若周之伶州鳩晉之師曠魯之師
襄皆能詠歌諷誦以有得于心演繹敷暢以不謬
其學君子取焉下至漢之鄭玄蔡邕晉之荀勗唐
之祖孝孫周之王朴宋之劉几楊傑諸人雖號為
知樂要未能如古人之精也伏願

皇上昭宣

祖訓勅下所司精製八音之器務擇其所准之也如
嶧陽之桐泗濱之石則氣完而不爽調和衆樂之
成務辨其旋宮之節如璧之斯合如珠之斯聯則

樂大而有章以十有二律為之節度而上則乎乾
象之文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而下宣乎月令之
氣庶乎有合於古而不失其正無戾於今而可垂
于久矣

三曰稽十二律以審旋宮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
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
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
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是故
萬物肇萌於子紐牙於丑冒節於卯振美於辰已
盛於巳罍布於午昧慶於未申堅於申留熟於酉

畢入於戌閔該於亥陽氣鍾於子也謂之黃鐘其
歲困敦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星紀其候冬至其
卦為乾之初九陰氣旋於丑也謂之太呂其歲赤
奮若其宿牽牛其次建星其辰元枵其候大寒其
卦為坤之六四萬物湊地而出也謂之太蕤其歲
攝提格其宿箕其次尾其辰娵訾其候啓蟄其卦
為乾之九二陰陽相夾而聚也謂之夾鍾其歲單
闕其宿心其次房其辰降婁其候春分其卦為坤
之六五萬物潔而齊發也謂之姑洗其歲執徐其
宿氏其次亢其辰大梁其候清明其卦為乾之九

二萬物旅而西行也謂之仲呂其歲大荒落其宿
軫其次翼其辰實沈其候小滿其卦為坤之上六
陰氣繼陽而賓也謂之蕤賓其歲敦牂其宿張其
次七星其辰鶉首其候夏至其卦為乾之九四萬
物成熟而衆也謂之林鐘其歲協洽其宿孤其次
狼其辰鶉火其候大暑其卦為坤之初六萬物夷
易而儀則也謂之夷則其歲涪灘其宿伐其次參
其辰鶉尾其候處暑其卦為乾之九五陽氣旋入
於南也謂之南呂其歲作噩其宿畢其次昴其辰
壽星其候秋分其卦為坤之六二陽氣無餘而畢

也謂之無射其歲闕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大火
其候霜降其卦為乾之上九陰陽交應而初閉也
謂之應鐘其歲大淵獻其宿璧其次室危其辰析
木其候小雪其卦為坤之六三是故黃鍾之實九
寸而下生林鐘焉林鐘之實六寸而上生太簇焉
太簇之實八寸而下生南呂焉南呂之實五寸三
分有奇而上生姑洗焉姑洗之實七寸一分有奇
而下生應鐘焉應鐘之實四寸六分有奇而上生
蕤賓焉蕤賓之實六寸二分有奇而又上生大呂
焉大呂之實八寸三分有奇而下生夷則焉夷則

之實五寸五分有奇而上生夾鐘焉夾鐘之實
寸四分有奇而下生無射焉無射之實四寸八分
有奇而上生仲呂焉仲呂六寸五分有奇而復生
黃鐘而變化無窮矣樂記曰清明象天廣大象地
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此聖人作樂之本也臣
按洪武四年六月戊申我

聖祖諭禮部尚書陶凱等曰禮以導教樂以宣和不
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
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帝
王祀典神祇飭為武隊諧戲殿廷非所以導中和

崇治體也今一切流俗誼諛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臣惟古樂不復久矣自元入中國胡樂盛行我

聖祖掃除洗濯會朝清明悉崇古雅觀諸

大明集禮所載昭如日月人所共見奈何浸淫日久
新聲代變俗樂雜乎雅胡樂雜乎俗而恣憚嚙殺
之音沉溺怪幻之伎作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放鄭
聲又曰惡鄭聲恐其亂樂也他日夾谷之會又斥
萊夷之舞之熒惑漢臣陳禪亦曰帝王之廷不宜
作夷狄之樂是故夷狄不可亂華者如此固未可
委於誅師而屬之寄象鞅譯也伏願

皇上昭宣

祖訓勅下所司歷考雅樂之章革去胡樂之部凡淫
哇之聲有亂乎正音者斥之不使復用凡妖冶之
技有出於奇袤者禁之不使復習庶乎風行自近
而大道為公俗正于遠而頌聲可作矣疏上
上批曰禮部看了來說

禮部尚書李時左侍郎嚴嵩右侍郎湛若水等議
云中允道南所議音樂無非欲復古正今以成一
代盛典然音樂之妙自古難精儒者之議主於義
理故考據該博而諧協則難工藝之術泥於傳習

子讀外紀後
故聲音近似而義理實悖今太常所傳音律不惟不合於古制而於

國初制作之意亦罕有存者但欲更改恐難遽行合候選有精通音律之人將前項所議條件令其逐一酌量議處至於朱干玉戚祇繪於服皇帳旄臯弗辨於佾委非古人樂舞之義臣等竊以此等儀文非若音律之難改者而

祖宗以來遵用不變或有深意寓於其間非臣等所能測識其稱慶成藉田樂章樂舞雅俗混雜蓋慶成有平定天下撫定四夷車書會同表正萬邦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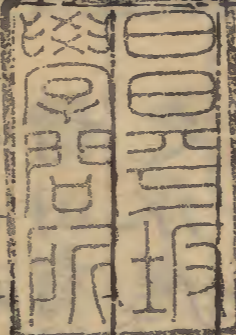
命有德而又有黃童白叟及蠻夷隊舞二項承應藉田有村田樂及感天地隊舞俱係承應夫既謂之承應則為俗樂明矣但祭祀專用雅樂朝會兼用俗樂自唐宋以來皆然惟慶成有仰天恩感地德之曲今慶

園丘禮成而仍用感地德似為無謂况各項樂章詞多俚俗率係樂工猥陋之語誠不宜用之

朝廷傳之後世今欲因祖訓之制而少加潤色宣功德之美而擬諸形容默寓箴規警戒不至於褻狎雜擾其於治體不為無

補是年七月十五日欽奉

聖旨考定音律待真知者行羽籥干戚不宜繪於服
當如禮制更定其朝燕等樂且姑照舊今年至日
大祀後宴樂章曲名還着翰林院官撰用



禮記卷之二十八

